

独立苍茫望秦岭

程玉宇



秦岭晚秋,室外阳光正好。吃过下午饭,我一个人背着双手,晃晃荡荡地走出了我那竹木掩映的农舍,在村里的一条巷道里七绕八拐走出巷子口,散步似的走到家乡的那条大河边,站在石堤上四望。原野土地空旷,无论是河川、山坡、低凹里的庄稼早已被农人收割净尽,村里人家门前的檐墙和横木上,到处挂满了一疙瘩又一疙瘩黄澄澄的苞谷棒子,间或还有几串红辣椒和才剥皮晾晒的柿饼,红艳艳地惹眼,呈现出乡村人家一片丰收景象。

开始过桥的时候,我家养的那只小狗欢欢,便一步三摇尾巴地赶了上来。我一个人便引着一条狗,向村子对边的山冈上爬去。

数十年来,村里人早用上了电磁炉、电饭锅,很少有人砍柴,甚至连城里人现在盖楼房,都用钢筋水泥,那满山的松树、橡树榉木也没人砍了。于是,满山遍野到处树林茂密,绿草四野。特别是在这晚秋时节,随着一阵一阵的秋风劲吹,寒露初降,那满目丛生的树叶就开始变黄、发亮,甚至染上了一片又一片的浅红、大红、鲜红,特别是那些生长在山崖上和石缝中的黄栌木,将整个大秦岭层层染,颇有些李可染国画《万山红遍》的韵味了。此时正值秦岭高秋,一条秋天的河流,在田野、人家和秋林中,一湾又一湾静静地流淌,河水清亮得纤尘不染,人站在岸边,还能看到水里那被流水冲刷得浑圆的石头,以

及一条又一条的游鱼。而岸边芦苇杂草丛生,那些苇叶已由黄变红,顶着一穗又一穗洁白的芦花,在河岸边摇曳。

芦花呀芦花/你纯洁的种子和羽毛/是要飘飞到那高远的苍穹上去/去抚摸那一轮夕阳/还是要在这一条河流的每一处岸边/去繁衍你的家族/或者/绽放你生命的花朵!

我终于爬上了一座高高的山冈。一群瓜郎子鸡,便呱呱呱地一片大叫,振翅飞到土坝下的黑松林里去了,逗得我的一阵汪汪。土岗上,那些白皮松或相拥而立,似一对对情人终成眷属;或三棵五棵抱团生长,高耸入云,若数十位佳丽亭亭玉立。我就站在这一片美人松下放目四顾,只见群山如海,满世界一片苍茫。那些山脊梁上和深凹里,千树万树的各种树叶,在秋风的吹拂下,加上下了几场早霜,呈现出一片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缤纷,仿佛是徐义生先生用饱满的颜料晕染出来的,那么鲜艳,那么光彩夺目。最是河湾里那一片水桶一般粗壮的白杨树,以及白家凹里那一片白桦树,叶子亮如黄金,妙若黄亮亮的飘带,那些山石岩石的明处或阴暗处,则仿佛是用画笔加重了墨色,一笔一笔勾勒出来的;更有那在丛林里、村舍旁的山坳里、悬崖上一条条流窜的山溪和瀑布,仿佛是上天飘下来的万缕银绸,在水潭里响成一片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水声。仔细倾听,那些山溪和瀑布从

狭窄的山石缝隙里奔涌下来的声音,有着一咏三叹的旋律。

秦岭南坡山高山林密,山田弯弯,人家的粉墙瓦舍和一幢幢白色小洋楼,在河湾里、田野上、山坡间、低凹里,在色彩浓烈的树影里半遮半掩,建造出一处又一处如逸士高人隐居的所在,宁静安详得像陶潜老先生《桃花源记》中的景致。

暮色渐起,夕阳衔山,那一缕又一缕的夕辉,便在西山之巔和丛林上空,变得灿烂如火焰一般燃烧起来,而那晚霞如红黄相间的飘带,在村子后边的丛林上空,发出最后的一片光芒。倦鸟归林,仿佛是满天撒了一把黑豆,整个天地间便响起一片叽叽啾啾的鸟鸣,以及翅翼划破气流的声音。我被这一片大地的光芒和暮鸟归林的景象惊呆了,就连那只卧在我身边的小狗,这时也跳起来一阵狂吠。

暮归的鸟群/你就是那一群天涯的游子/总是要在这大地的光芒里/回归家园/这晚霞最后的一缕光线/可是你疲惫的灵魂/吟唱吧/只有在这秦岭高秋/在这山的世界上/才有人能听得懂/你给这个世界/发出的一篇/最后宣言……

我一时热泪盈眶,一任满眼的泪水,如一条一条小虫子一般爬下我的脸颊。

这时候,我们村子里的桂花馥郁,正用她那招魂一般的腔调,拖长声音呼唤:秋妹子哎——回来哟——天都黑了呀娃,快回来吃饭哟——

一缕久违的亲情,一声声母亲的呼唤,顿时撞进了我心灵深处,使我不由想起当年母亲给我招魂的情景。

一只野山羊,就站在河流对面那座高高的白岩顶上,长长的羊犄角上挑着一抹晚霞,仿佛是一尊雕塑。它咩咩地高声大叫起来。难道,它也是在呼唤自己那跑丢了的小羊羔?万物皆有灵性,这秦岭南坡的万山之中,又有多少动植物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
上天呀!你赋予了秦岭南坡多少丰饶的山川,又给予了我的父老兄弟多少血浓于水的亲情,使我这个凡夫俗子平庸的灵魂变得崇高伟岸。人过六十始知初,就连我这衰老的生命,也如这秋色中的山林蓬勃、鲜活生动起来。

我不是专业画家,但我就是要用我胸中的水墨和我脑海里那浓烈的思想色彩,来描绘和晕染出这大秦岭的壮美,把我发自内心的诗歌,吟唱给这片苍茫的山水……



周一早,天还未亮,灯光忽闪,近五千师生在图书楼前的小广场上排队集合。按照惯例,等待举行每周一的升旗仪式。

操场上的风,忽然像一头头龇牙咧嘴的野猪,耸动着脊背,呼啸着狂扑而来,它们打着旋子,吹着哨子,嘶吼着、奔跑着、喘息着、啃咬着、吞噬着、咆哮着。一时间,门窗捶胸顿足,气急败坏;灯杆浑身颤抖,表达愤怒和不满;旗杆拼命挣脱旗杆的束缚,声嘶力竭地呼救;而被掀翻的广告牌连跌了几个跟头,被强行拖着和地面摩擦发出撕心裂肺的哀鸣。

老师们眼见这样疯狂的阵势,毫不退缩,巍然挺立成一道道人墙;学生们相互靠拢,身材单薄者缩紧脖颈,将身子猴成团,气沉丹田,重心下移;旗杆颤颤巍巍,不停地摇摆;花园里几棵大树仅存的叶子被气势汹汹地扯光扯净,光秃秃的枝丫被粗鲁的家伙吹蒙了,傻傻地发愣;可贵的是几棵小树不屈不挠,倔强地挺起脊梁,像张拉满弦的弓。往日地上的纸屑、烟头、树叶、小石子,被驱赶得不知去向。今天的值日生不必再忙乎了,一头头龇牙咧嘴的“野猪”替他们尽了义务。

我忽然想起刘邦的《大风歌》,想起了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,想起了高尔基的《海燕》,于是在心里不断念叨: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!我们团结一心,就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。我还想起了那个关于风的哲学故事:到底是风在动?旗在动?还是心在动?其实嘛,地球就在不断地旋转,大家都在动。

我开始为操场村民的家畜担心,勤劳的鸡婆们可能正躲在鸡圈簌簌发抖,懒惰的猪崽被惊扰了一场美梦坐卧不宁,看家的狼狗藏在主人家的门背后。它们一定很迷茫,不知道这世界上又突然发生了什么灾难和变故?

主持人意识到了风险。没有什么比生命安全更重要,他当机立断,宣布升旗仪式取消,直奔主题——为优秀学生颁奖。颁奖过程简洁明快,师生有条不紊地迅速撤离。

这场突如其来狂风带来了萧瑟,带来了清冷,带来了凛冽,带来了封冻,带来了严寒的冬。

风终于停止了狂飙和怒号,一切恢复正常,生活学习一如既往。葫芦坝上,人和家禽经受了一场严酷的考验。这场风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,也给了我们启示:人类在大自然面前,只有团结一心众志成城,正确面对,灵活处置,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阻。

感与悟之间

张志宏

那一天,是一个周末。我好无聊,在家里宅到想要吐的样子。大凡这样,就转换一下。于是,我翻译《左传》里的小品文,让自己跟着故事走,寻找快乐。但一连翻译了数篇,体会不到“美味”。很清楚,没有在状态里,便不再继续,停了下来。

内心空虚,仍然不能止损,便更加焦虑。而这个时候,没有别的办法,无奈,我继续转换——欣赏歌曲呗。拣平时最爱听的曲子,音量加倍。可是一曲下来,内心更加浮躁。看来,只有转换空间,出去走走。疫情影响,无处可去,便一脚油门,到了想拍摄一段视频的那个地方。我缓缓把车子停在公路旁,走下来,向前面河边走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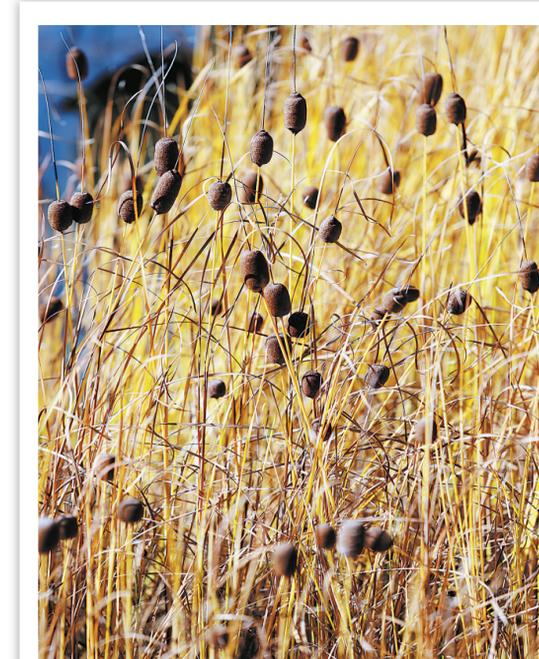
已经是金秋时节,要说眼前的景色,真的很不错。正由于不错,才停下来的。可此刻,这是我要找的地儿吗?似乎内心极其不情愿赏景,仍然很空虚的样子。那么,是不是专注于拍摄,会有一个好的心境出现呢?应着这样的想法,迅速掏出手机,拍摄了一段。但不管怎么说,那段视频,跟我当时的心情并不搭。似乎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,便又掉转头,一脚油,返回到了家里。

今天又是一个周末,腰椎间盘突出,不得不躺平。回忆之前内心空虚的样子,真的觉得自己好无聊。其实,专注于自己喜欢做的事情,哪怕是吃一粒葡萄干,洗一只盘子,剪一小段指甲,看一只小鸟儿在窗前低空飞行拍打翅膀,剥一瓣橘子慢慢放入嘴里,仔细听洗手的时候从手指间流淌的水流声……这种感觉里的快乐,才是自己想要的。

是的,不需要评判,只是仔细,仔细体会,哪怕是一个深呼吸,从吸气到呼气,那样平和,那样安静,多好。

除了自己感受着的,别的再好,跟我有什么关系呢?

我忽然觉得,人生不就是在感悟之间吗?你说,是不是感而悟的人生才是想要的人生呢?而我,只是在感与悟之间,想悟透人生,似乎阅历还浅了些。



(总第2276期)

商洛山

刊头摄影 方立
题图摄影 刘友善

御史村印象

周刚振

最近,不少朋友打电话问我,你朋友圈里发了那么多的烤烟、玉米、柿子的照片,都是在哪儿拍的?我听后笑着告诉他们,这些都是洛南县御史村拍的。

御史村原名叫张村,是由原张村、景旗、蔡底合并后改为御史村的。明朝时,张村有一名清正廉洁的御史张鹏,在巡视各省吏治期间,秉承先祖张载的“四为”“六有”“十戒”家家家训,在张村留下许多清正廉洁、亲民爱民的历史典故。人们为了纪念张御史,便在合村时把张村改名为御史村。

今年的冬在御史村竟然来得这么快,秋刚一闪过就溜走了。现在回想起夏天,三天两头地下雨,且一下就是暴雨,好多地方已成灾了。时令到了收获的秋季,雨

好像还没下够,村民们冒雨抢收,把收回来的玉米剥成光穗子,倒在院子里搭的架上,架上面又用竹竿搭成人字形框架,再用塑料薄膜盖严。

雨季抢收,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一个大雨后的上午,我在田间小路上看到一辆小三轮,正自纳闷。这时,从满是泥水的烟田里钻出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农来,身上扛着一大捆刚采摘的烟叶,脚下的泥水已漫过膝盖,他吃力地往前挣扎着。近了才发现,他的上衣已被泥巴沾满了,脸上也满是泥星子,鼻梁上沾着一大片泥巴,许是他用手擦鼻涕时抹上去的。我赶忙弯腰伸手,把他和烟叶一块拉了上来。一出地畔,他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,跺了跺脚说:“前几天儿媳胃病犯了,儿子把她送到

县医院住院了,屋里就我一人。收烟叶再苦再累,我心里高兴着哩!”

再往前,顺着水泥路拐个弯,就是一大块玉米地了。这里,有十几个老农在收玉米,他们说:“现在娃们有娃们的事情,这庄稼活,你就别指望他们,让娃们安心挣钱去!”虽说活儿很重很苦,可他们脸上洋溢着喜悦的欢笑,手里的动作依旧干脆利落。

回到村里,已是下午三点多了,太阳难得地露了脸,一户人家院子里响起了有节奏的声响。走近一看,原来是一个老人在用连枷打麦,过去在老家,每年收麦天人们总拿连枷打麦子,如今已有好多年没见得人打连枷了,这久违的连枷声听起来是这么的亲切、悦耳、舒心!于是,我赶紧从老人手中要过连枷,右脚朝前跨出一步,双手抡圆甩出,连枷重重地敲打在豆秆上,嘭、嘭、嘭,豆秆在连枷下翻卷,一颗颗金色的大豆在脚前跳跃,心里有一种长久压抑释放后的舒服。

这几天寒潮来临,不觉已到了初冬,天气放晴。小院玉米架上的塑料薄膜早已揭去,露出一架一架黄灿灿的玉米棒;大豆已脱粒完毕,早晒到了场院上。小院的柿子树上,叶子已荡然无存,一只只小红灯笼似的柿子挂满枝丫,象征着御史村人们生活的甜美;村中的小路上,偶尔开过去一辆满载着烟叶的农用车,那一车金黄色的烟叶,给御史村增添了一道别致的风景。

走个二三百米就有个大平台,供大家歇息和拍照。赏红叶、拍红叶,看多了,拍够了,也就不稀奇了,就寻找其他东西来拍照。冬日山野能引起大家新奇的东西很少,就坐下聊一些日常所见。

攀爬两个多小时后,透过浓密的树枝空隙,看见黑山镇和杨斜镇在金瓜塬南北分界公路的垭口,远比我们所在位置要好,只是要到达那里,还必须沿山脊右拐绕个马蹄形,爬几百米的东向西山脊,再顺之西向慢慢下到那儿才行。在最高处,我们发现了大片的白桦树,从山崖林带算起来,先松树林带,再落叶混合林带,这已经是按等高线高低排列平行分布的第三个林带了。这儿山脊在和人开玩笑,一路笔直,最后来个大半圆,总体看来,就像山野放置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不知道啥讲究,高山垭口处,大大小小



王华洛

秋日里,进山赏红叶是一大雅事。此次,我们的目的地是金瓜塬。

南秦水库上游两岸山崖上一簇簇红叶,加上它们在水中的红色倒影,水天一色红,不说大家都感觉到火红的秋天来了。从此开始,沿路两边山崖上一片一片的红叶和我们相伴,大家看了左边望右边,忙个不停,忘记了坐车之劳顿。

行至药王坪,从西二岭子梁上向前望,西边脚下山野火红,提示我们商州观红叶最佳地——二峪河到了。

由东而西几十里长的一条二峪河,串起商州山阳两地,形成了两个紧相连的二峪河。商州境内叫黑山镇二峪河村,山阳境内称二峪河镇,颇有镇管村的意思,其实是镇管不了村,村与镇也没有啥关系。

二峪河处在秦岭褶皱里,从民居上看,就知道经济发展不咋样,但在二十世

纪五六十乃至七八十年代,这里却是相当有名气的地方。因这儿过去有个出产无烟煤的二峪河煤矿,尽管产量不大,但方圆百十里单位都撵到这里来买煤,不红不由它。那时候,谁能到二峪河煤矿转转,都是一种荣耀。

2016年冬,我同一驴友从药王坪步行到牛槽口,专门在这里停留,那时国家强行关闭了小煤窑,昔日二峪河煤矿的矿部成了村两委会办公室,山上过去挖煤留下的矿坑和一堆堆煤矸石还在,依稀能看出当初二峪河煤矿的辉煌。

此次爬山一行九人。顺山脊没爬高多少,转身望上下左右,四处都是红叶,人处在红叶的海洋之中,大有鸿运当头之势。不管摄影技术好坏,大家都掏出手机照个不停,可惜树枝太过浓密,要想找个没有遮挡的地方,还得好好寻找一番。